18 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的三个阶段

张春新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18 世纪是俄罗斯词典史由初级发展阶段迈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时期，本文尝试将这一世纪的词典实践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词典编纂活动的特点进行介绍。

关键词：18 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阶段；特点

中图分类号：H06　　**文献标识码：A**

俄罗斯的词典编纂活动始于11世纪，至今虽然已有1千多年的历史，但经历了较长的萌芽和起步阶段，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太大的进展。不过这种状态在18世纪终于被打破了，从18世纪初开始，俄罗斯词典编纂活动开始进入活跃时期，并在18世纪末成功实现了由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这一结果的出现与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发展密不可分。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规范是在19世纪初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则是俄罗斯民族语言规范的形成时期，18世纪恰好处于规范形成这一历史进程的最中心，因而这一时期的语言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词典作为语言的载体，必然会对语言的发展及语言使用的实状况做出相应的反应。纵观整个18世纪的词典编纂实践走向，可以发现，这一百年间，俄罗斯的词典编纂实践活动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依据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民族语言规范形成前时期（18世纪初—18世纪30年代）、民族语言规范形成初期（18世纪40年代—70年代）和民族语言规范形成中期（18世纪80年代—18世纪末）。本文拟对这三个阶段词典编纂的特点进行简要介绍，以反映18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的总体发展情况。

1 民族语言规范形成前时期的词典编纂

自 15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曾多次试图建立一种以东斯拉夫语为基础的标准语言，但这一趋势受到教会和当局政府的压制，教会斯拉夫语作为书面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彼得一世改革后，致力于俄语欧化和本土化，比如公开宣布教会斯拉夫语不足以表达改革社会的思想意识，倡导简化语言结构，使得语法、词汇和句法结构更接近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俄语标准语虽然还披着教会斯拉夫语的‘传统法衣’，但其内部已挣脱了传统教会斯拉夫书面语的束缚。”（郅友昌 2009：7）随着文化世俗化的进程，以民间口语为基础的俄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宗教、国家事务和文化领域，虽然教会斯拉夫语仍然保持着重要地位，但在书面语中，俄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其比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与西欧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自然而然引发了西欧语言的涌入，导致俄语中产生了大量的外来词，在丰富了俄语词汇的同时，也使语言状况更加复杂。在这种语言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多语混杂的局

面成为 18 世纪前 30 年俄罗斯语言状况最显著的特点。与此相应的，这一阶段词典编纂活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词典类型与所描写的语言层面。

从词典类型的角度来看，为解决多语混用和外来词大量涌入而引发的语言理解问题，词典的类型主要以翻译词典（包括多语词典和双语词典）、外来词（难词）词典为主，并且在翻译词典中，因为主要解决的是外语输入而非俄语输出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词典大部分都是外—俄词典；从词典描写的语言层面来看，一方面延续了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传统，以宗教书籍为收词来源，主要描写古典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等，如《三语词集》（Лексикон треязычный，Лексикон треязычный，сиречь Речений славенских，еллиногреческих и латинских сокровище，1704)；另一方面，以“活的”语言（主要是西欧各国的语言）作为描述对象，涵盖更广泛的领域，承担翻译、外语教学、辅助阅读外国书籍俄译本等任务，如《俄荷词集》（Книга лексикон или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по Алфави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 Голландский язык，1717）和《德拉俄词集》（Немецко-латинский и рус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 купно с первыми началами рускаго языка，1731）等。

《三语词集》按照其编者的定位属于教学词典，目的是“帮助年轻人克服西里尔文、希腊文、拉丁文等语言学习中的困难，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Биржакова 2010：42）。词典继承了当时最大的教会斯拉夫语词典的全部词目，详细描写了表示宗教概念和宗教生活的词语，还增收了大量俄语中的日常词汇，涵盖了食品、服装、日用品、职业等主题，其中许多还被作为教会斯拉夫语的同义词，用以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正是这种收词原则，使词典的总收词量达到了近两万，这在18世纪初可以称得上鸿篇巨著了。

《俄荷词集》是彼得一世的密友雅科夫（Б. В. Яков）在得知彼得将启程前往荷兰之后专门为其编写的，共收录了3500个词条。尽管该词典名为《俄荷词集》，但本质上仍然是《荷俄词集》。编者仅是将被释义的荷兰语词从我们惯常所见的左项移至右项，而将起释义作用的俄语对应词移到了左项。因此，这部词典也并没有打破外—俄词典为主的翻译词典格局。《俄荷词集》在描写语言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用了大量的外来词作为被释词目的翻译对等词。据统计，使用外来词的词条在词典中占总数的10%，且这些外来词有四分之三来源于荷兰语（Биржакова 2010：58）。这反映了外来词在这一时期的语言中所占的比重之大，同时也反映了俄语自身表达相应事物或概念的词汇的缺乏以及外来词对丰富俄语词汇所起的作用。

《德拉俄词集》（1731）是由刚成立不久的彼得堡科学院根据德国人魏斯曼编纂的《德拉词集》（1724年版本）编译而成的，以教会斯拉夫语或俄语对德语词进行翻译。在当时的德国人眼中，《德拉词典》并没有展示德语标准语的特点，因为词典中收录了很多方言词和旧词（Биржакова 2010：66），但俄罗斯词典学家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认为这反映了词汇的丰富性，这一观点的分歧也说明了俄罗斯当时的语言状况——迫切需要新的词汇来反映生活中的新现象。《魏斯曼词集》还收录了大量德语谚语和成语，这是之前的词典编纂所不曾有过的特色。该词典的另一个特色体现在释义方面，除了这一时期的翻译词典通常所采用的提供一个或一组对应译词的方式，该词典还在没有对应词的情况下，采用了提供说明性解释或转写词辅以说明性解释的方式，这种释义方式使这部词典具有了外语详解词典的类型特点。

从上述的三本词典中可以看到，在18世纪前30年，俄语在语言使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因而在词典的释义用语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在某种程度上已与教会斯拉夫语相当，外语借词也因其被俄语吸收而成为词典编者翻译词目时使用的重要手段。此时的词典以帮助翻译理解为主要目的，因此释义方式以提供对应词为主，但在30年代，释义的方式已有所发展，开始采用定义或描写法释义的方法。词典对语法特征的描述极少，这与语言使用状况复杂、俄语标准语尚未形成、语音与拼写及形态规范不稳定，句法也缺乏组织、语言学研究更无从

谈起的客观情况直接相关。

2 民族语言语规范形成初期的词典编纂

18 世纪中叶俄罗斯的语言状况相较于彼得一世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正如罗蒙诺索夫所指出的：“教会斯拉夫语的统治地位已结束，斯拉夫语词在活的口语中不再使用”，但“教会斯拉夫语词和俄罗斯民间词共同存在于标准语中”（转引自陈洁 1995：15）。此时，彼得一世改革所引发的外语热逐渐平息，包括罗蒙诺索夫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外语泛滥带来的危害，呼吁消除“无益”和“无用”的外来词，大力丰富和发展俄语本身；而俄语口语和书面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词汇，俄罗斯标准语规范在这种背景之下逐步形成。罗蒙诺索夫为革新俄罗斯标准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修辞学》（1748）和《俄语语法》（1755）等著作，对俄语进行了科学分类，提出了著名的“三体说”（теория трех стилей），“把丰富的民间语言与教会斯拉夫语的书面语言结合起来，采取其合理、易于通用的部分，使俄语走向规范化。”（李明滨 2013：44）。

这一时期的语言状况对词典编纂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词典对待外来词的态度之上：由于受到语言“纯洁主义”倾向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词典与彼得大帝时期外来词入典热潮截然相反，对外来词的收录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词典信息内容之上：词条中开始出现修辞信息、语法信息、语音信息及其他语言信息，这说明语言规范的形成开始对词典的结构产生作用，并逐渐成为这一阶段词典编者普遍考虑的问题。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词典是由赫尔特霍夫（Ф. Гёльтергоф）编写的《俄语宝库》（Российской целлариус, или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лексикон，1771），这部词典实际上是一部俄德学习词典，被誉为18世纪最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在这部词典中，俄语词不再作为释义用语，而是作为词目出现在词典的左项。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俄罗斯翻译词典编纂不再局限于解决语言输入问题，开始关注到解决语言输出问题的俄—外词典编纂。该词典共收录18000词，词条中派生词的列表非常详细：在名词之后列出了关系形容词、指小表爱形式和指大形式；动词后面列出动名词和具有不同前缀的同一词根的动词。在微观结构上，词条中提供了语音信息，重音符号标记；语法信息则给出了名词的性、形容词的指示性词尾以及动词的各种变体。

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词典是由阿列克谢耶夫（П. А. Алексеев）编纂的《教会词典》（Церковный словарь，1773）。该词典与同时期的其他词典不同，将收词焦点放在教会斯拉夫语词而非俄语词上。在教会斯拉夫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窄的背景下编纂这样一部词典，似乎并不合时宜，但却满足了人们对于1751年的教会斯拉夫语版《圣经》（修订版）阅读理解的需求，不仅为读者阅读《圣经》提供了查询的工具，还进一步挖掘了教会斯拉夫语的价值，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俄罗斯民族语言。词条信息不仅包含语音、语法、修辞和词源，还提供了来自《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中的例证，这是18世纪最早使用书证的词典之一。词典的释义方法也更加丰富，比如同义词、反义词释义法、属+种差定义法、直译或摹写法，解释说明释义法等。从词典类型上看，这部词典可以看做是一部详解词典，同时也带有百科词典的特征，类似于词典类型尚未分化之前的集多种类型于一身的词诠。

通过对上面两部词典的介绍，可以看出，在18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的第二个阶段，关注俄罗斯民族语言成为这一时期词典编纂活动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一时期语言规范只是处于形成初期，所以，词典对规范的反映并不全面。与第一阶段相比，词条信息内容更为丰富，微观结构进一步发展，但是不同的词典在微观结构设置上往往各行其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另外，教会斯拉夫语已经虽然已经退出了口语使用的范围，但在宗教活动和阅读宗教文献时仍然使用，因此，以教会斯拉夫语为收词对象的词典编纂仍然有编纂的需求。

3 民族语言规范形成中期的词典编纂

我们把 18 世纪后 20 年称为俄罗斯民族语言规范形成中期，是因为规范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 19 世纪初，18 世纪末是这一进程的中间阶段。这一时期，很多教会典籍已经销声匿迹，教会斯拉夫语已经彻底退出使用，俄语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在口语和书面语言中优先使用俄语成为爱国主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标志，而文学语言的民主化使得大量生动的口语、方言和俗语词汇渗透到文学语言之中，导致罗蒙诺索夫划分出的高级语体和低级语体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中间语体逐渐转化为规范标准语。

在这种语言背景之下，这一时期词典编纂实践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语言进行规范化描写的追求，这是促使俄罗斯标准语规范词典类型出现的直接原因，也是 18 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最重要的特点和成就，对俄罗斯词典编纂迈入成熟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时的俄罗斯，迫切需要一部词典对规范化进程中的俄语进行描写和记录，并进一步引导语言的规范化发展方向，为此，俄罗斯专门设立了以编纂词典和语法为主要任务的机构——俄罗斯学院，开启了依靠集体力量编纂大型词典的新的编纂模式，仅用 11 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6 卷本《俄罗斯学院词典》（1789—1794）的编纂和出版工作，该词典的问世标志着俄罗斯词典编纂史正式进入了成熟期。

《俄罗斯学院词典》的规范性首先体现在收词上。编者制定了明确的收词原则，优先考虑词汇的民族性、能产性以及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承载力，不收录粗话土语等不属于通用标准语范围的词，剔除使用范围过窄的专业词汇、已不再使用的旧词等，最终收录词目总数为 4 万 3 千多个，相比于前两个阶段，词典的收词量大大增加，但总体上看，词典在收词上采取的还是保守主义和语言纯洁主义原则，尤其是对待外来词，“词典编者则抱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据统计，词典所收外来词总数不足 1000”（黄建华 1992：93），词典对“活的”语言现实也做了相应的反映，除了收录方言词和俗语词，还收录了 2700 多个熟语，目的是鼓励俄罗斯作家使用母语熟语来创造和保持俄语熟语的活力，这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民主化进程的有力佐证。规范性也体现在词典的语法和修辞标注体系上，比如标注词类，用词尾展示词的屈折变化，用 слав.，просто，просторечие 和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ое 等标注条目词所使用的语体范围等举措，及时反映了俄罗斯在标准语规范形成过程中的语言研究成果，从而促进了语言规范化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具有规范性的特点，与 18 世纪前两个阶段编纂的词典相较，《俄罗斯学院词典》对词条微观结构的编排和加工更加复杂而科学：词条中包括对词的语音、形态、语法、修辞语义等信息的描写，对多义词进行了义项划分，区分了“原始义”和“引申义”以及“本义”和“转义”；释义方式主要有三种：同义词释义、同义词辅以定义释义和定义释义，以后两种方式居多，并对同类词语采取统一的释义模式；词典还使用大量例证来辅助释义和帮助区分条目词所属语体，例证除了来自宗教书籍、作家作品等的书证，还使用了大量的编者自撰例，这也是不同于之前词典编纂活动的新做法。总体看来，《俄罗斯学院词典》词条的微观结构与现代词典已经非常接近。

总之，18 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的第三个阶段，是以民族标准语规范词典编纂为主要目标的阶段，《俄罗斯学院词典》是俄罗斯学术词典编纂的开端，“决定了此后直至 19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俄语词典编纂的发展道路”（Виноградов 1977：218）。

4 结束语

以上我们将 18 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 世纪初至 18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词典要解决的任务是多语混杂局面下的外语及外来词理解问题，因此，词典的类型以外俄翻译词典和外来词（难词）词典为主，词典中的语音、语法信息较

少，释义方式比较单一；第二阶段从 18 世纪 40 年代至 18 世纪 70 年代，关注俄语民族语言成为这一时期词典编纂的主要倾向，俄语成为外俄翻译词典释义的主要语言，俄外翻译词典类型开始出现，但教会斯拉夫语词典的编纂并未终结，词典中开始出现语音、语法、修辞等相关信息，释义方法较之第一阶段更为丰富；第三阶段从 18 世纪 80 年代至 18 世纪末，以编纂民族标准语规范词典为主要任务，词典编纂活动成为有组织的集体工作，词典中的信息内容更为完善、词条微观结构设置更为科学。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持续发展，俄罗斯的词典编纂终于在 18 世纪末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并在之后的两个多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参考文献

[1]Биржакова Е. Э. Рус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XVIII века[M]. СПб.: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0.
[2]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3]陈　洁. 罗蒙诺索夫与俄罗斯标准语的确立[J]. 山东外语教学，1995(3).
[4]黄建华. 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李明滨. 俄罗斯文化史[M]. 重庆：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
[6]王　翠. 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形成历史[J]. 俄语学习，2011(5).
[7]郅友昌. 俄罗斯语言学通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Three Stages of Russian Lexicography in the 18-th Century

Zhang Chun-xin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18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exicography developing from a primary stage to a mature on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vide the dictionary practice in this century into three stages and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in each stage.

Key words: 18-th century; Russia; lexicography; stage; characteristic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词典编纂史研究”（19BYY2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春新（1975—），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词典学。

收稿日期： 2022-03-23　　**[责任编辑：信　娜]**